

從古至今，人們就不斷地在相信簽約，也不斷地在背信毀約。

早從 1619 年的〈慕尼黑協約〉、1635 年的〈麻豆協約〉，1975 年，在眾多締約國的見證下，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〉正式生效。沒有任何一個人，甚至是國家，可以發展、生產及儲存這類生物及毒素武器。晚至 2002 年的 SORT，限制了美俄的核子武器。

然而歷史上有多數條約都遭到毀棄，或是不履行.....

或許就像克林頓所說的：「真相是...我們一生都只是個謊言...！」

「喂，你又夢到甚麼？起來了！」

一個熟悉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考，我緩緩睜開雙眼，看著萊爾把彈夾塞進他的彈掛

「媽的，讓我發呆久一點是會死是不是...。今天又沒有要進攻。」

「少說廢話，快點給我起來，今天我們小隊要負責干擾俄軍的攻勢，不去的話，指揮官又要揍人了。」

我心不甘情不願的用那把 HK416 步槍把我疲憊的身子撐起來。今年已不知道是第幾年了，戰場上的景象還是跟幾年前初次參與志願軍時看到的一樣，四處都是灰燼和爆炸坑。唯一不同的是我眼前的戰友——萊爾，他是從俄羅斯那邊來的投降軍，因為俄軍「戰略性撤退」時把他像垃圾一樣丟在前線，背叛了他，於是他就投降了烏軍。

他把槍架在了他的背上，用著一個奇妙的眼神看著我。

「怎麼？剛剛想女人想到腎虛啦？」

我聽了之後覺得可笑又可氣，隨手抓了帽子就往他臉上扔去。

「講甚麼屁話，先擔心你這個單身狗吧！」

他敷衍地笑了幾聲，便從帳篷走了出去，我跟在他後面，看著他有些消瘦的身材，感覺隨時會像樂高一樣散架。唉！人家可是從前線大難不死，還能逃回來，他八字絕對夠硬，何須擔心？

此時，指揮官進入了視野，他似乎在和誰在溝通著甚麼。

「報告，小隊二人到齊。」我向著指揮官報告，他瞅了我們一眼，便把他手上的平板藏了起來，而上面寫著俄文，儘管俄文和烏克蘭語非常的相似，但是我仍可以從字元組合中看出端倪——「空中單位支援—准許」，怪了，啥時部隊間通信用俄語了？

但是看萊爾沒啥反映，我就也懶得去多想了。

「真準時啊，同志們。」指揮官清了清喉嚨，繼續說道：「相信你們兩個都知道該做甚麼了，波克羅夫斯克那裏現在岌岌可危，你們將和駐軍一同干擾俄軍及防守。現在就前往，自己開車。」

「請問指揮官，我們除了反器材武器以外，有空中支援嗎？」我問道。

他用著難以置信的表情看著我說：「士兵，我們是防守又不是要反攻，哪來空中支援？電動打多了吧？」說完，他便走回營帳內了。

這口氣就像是想把我們快點打發走似的，而且更詭異的是，既然他說沒有支援……。那我剛剛看到的是甚麼？

在把彈藥扛上車的時候，萊爾「嗤」的偷笑了出來。

「幹嘛？就問問，有啥好笑的？」「沒什麼，就感覺你那句話讓指揮官覺得你笨得很可笑。呵呵……」

此話雖然刺耳，但我是完全沒把它放在心上的。

隨後，我們就踏上了前往波克羅夫斯克的路程，那是一個原先有六萬多人的小鎮，但是自從去年那裏被 9K720 伊斯坎德爾飛彈洗禮過後，如今只剩軍隊和屍體了。而那裏有個別名「紅軍城」。

看完地圖後，我心想：哇，真夠吉利的。

在戰場上，人們會擔心他們甚麼時候會死掉，甚麼時候會踩到地雷，或者甚麼事後會被叢林裡的 SVDS 一槍打爛腦袋……。其實根本不用擔心，你該死掉就會死掉，全碰運氣，你能做的就是賭運氣，避開惡兆和隨機應變——至少我是這麼活下來的。

沿路上，幾個被炸爛的殘骸立在路邊，在遠處還響著別城鎮的交戰聲，地上也有著零零散散的飛彈坑。「真駭人的景象啊，是不是？」萊爾問道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放下手中的地圖，「怕了嗎？還以為你是勇敢從對面拚命跑出來的『戰神』」呢，只是這點東西就把你嚇尿了？」

「誰被嚇尿了，這戰場到處都是這樣，早習慣了。我只是覺得，打出去的每一顆飛彈、子彈，甚至是手榴彈，都是一筆可觀的巨款所造出來了。這樣打掉也太浪費了，不如花錢多帶幾個妹回家。」

「本來就是，我們士兵也都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用錢搞出來的籌碼，利用這些籌碼，那些高官就可以從中獲得一堆利益，阿我們這些軍人——就只能在這裡等著罹患創傷後壓力症。也許跟你說的一樣，妹子可以治療我們，哈！」聽到這對話，我們兩個都笑了出來。這就是在戰場上我們少數娛樂自己的方式。

但是隨著路程的推進，周遭的情況變得詭異了起來。雖說我們沒有攻勢，但是多少會有駁火或是無人機騷擾的聲音吧？不然為甚麼要叫我們去支援？可是現在整路上除了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和風聲，就沒有了其他聲音。這是很不尋常的——

「嘿，你注意到了嗎？」我低聲問道。

「嗯，看起來前面應該出了甚麼事。」他回答。

才剛說完，一個更詭異的事情發生了——有一個人倒在路中間，我和萊爾

都警戒地下了車，並走向它。等到我們接近它，才確認他已經死亡一段時間。

他身上穿著 **Corsair M3c** 防彈衣，這是烏軍的裝備，頸部中了兩槍。看起來是駐守在波克羅夫斯克的人。那裡果然發生了一些事情。

「你怎麼看？」我問蹲在我旁邊的萊爾，他持續翻著屍體，試著找出一些蛛絲馬跡。

「大概還有二、三公里的路程，我覺得我們可以去看看。」

「好，暫時把車停在樹林哩，我們徒步摸過去。」把那屍體身上的東西都卸下，我們做了一些簡單的掩埋後，就繼續前往波羅夫斯克。大概過了幾十分鐘，此時已是正午，烏雲籠罩著整片大地，完全沒有一點陽光從縫隙中撒出。

我們在距離大概一公里時用望遠鏡觀察情況，不出所料——那裡全是俄軍，也就是說，情報有誤，波羅夫斯克已經被占領了。這也太奇怪了吧？這麼大一個城被占領了，後線卻全然不知？我把望遠鏡交給萊爾，自己則繼續思考這個問題。

可還沒等我思考個幾秒鐘，他就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後用狐疑的表情看著遠方。

「你一定要看看這個，你一定不會相信你看到了甚麼。」他指了一個方向，當我看過去，從那兩個圓孔中看到的，是一個人跪在地上被綁著，還有兩三台的生化偵測車。

「看來有個高官被抓到囉。」我緩緩拿下望遠鏡，「不只高官，他們還帶來了一些怪東西。」

「是阿。」萊爾把他的槍「喀嚓」的上膛。我也檢查了下我的槍膛，那顆 **5.56*45** 子彈看起來蓄勢待發。

「好吧！那就去看看，說不定能有不一樣的發現。」我率先走了出去，萊爾則跟在我們後面。幸好俄軍的狙擊手似乎沒有在這裡，這讓我們可以比較輕鬆地摸到附近，我們進到了一間民房，小心翼翼地往樓上爬，在確認好周遭情況之後，我用瞄鏡再仔細看了遍，剛剛的俘虜沒了蹤影，而這裡的俄軍沒有很多，也沒有很少，應該有部份的兵力去支援別的戰線了，如果運氣好應該可以掃蕩一番。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為甚麼會有生化車？難不成有帶髒彈——也就是核彈或生物武器？

這時，我們的樓下突然有了動靜。是兩個人，有帶槍。我和萊爾迅速到門邊，我順便掏出了之前撿到的 **6KH9** 刺刀，萊爾則是把槍托對向了門口。在兩個人一前一後走進來的瞬間，我用刀向頸椎刺去，先解決了後面的那一個，萊爾也用槍托敲倒了前面那一個，並快速衝上去勒他脖子。當那個俄軍看到萊爾的臉，他的表情是驚恐又困惑，沒等他來得及發問，他就斷氣了。

「怎麼感覺這傢伙和你很熟？」

「想太多，這世上跟我長得一樣帥的.....可少了！」

「呵呵，你最好是。」

稍微拭去刀的血跡後，我們整理了一下現場，隨後繼續向城鎮中央推進。

在幾片牆面上，我們發現全新掛上去的烏軍旗幟，通常只要有人進到敵軍的領地，都會把對方旗幟扯下才對，結果這俄佬還幫我們掛新的？真是貼心又奇怪。

隨後我們潛行到戒備看來最森嚴的地方，大概在這城鎮的東北區，有好幾名士兵在周遭巡視和戒備。於是我想：肯定有好東西。根據在高處的情資，這裡雖然人是最多的，可是他們並沒有待得太密集，一個一個安靜收拾掉的話，是可以無聲進又無聲出的。我轉頭和萊爾比了個手勢，他點了點頭，接著我就一個箭步衝上去架住離我最近的那一個，正當我要解決他的那一刻，他的 AN94 步槍勾到了手指，子彈脫殼而出，驚動其他士兵——才剛剛想好的計劃就泡湯了，此時也來不及多想，我和萊爾都只能舉槍反擊。

一支又一支的俄軍從房屋中跑出，槍口的火焰也是不斷竄出，這時萊爾突然大喊「手雷！」

一個黑色的東西彈到腳邊，該死的，是老古董 F-1 檸檬手榴彈！

「操！」我趕緊撲進最近的大房子，手榴彈也在一瞬間炸開，把我腦袋震得嗡嗡作響，萊爾趕緊把我扶起來，外面的人也越來越多，再不想辦法，我們一定會完蛋！「你幫我撐著，我去找制高點！」我對萊爾大喊，他對我比了個讚後，繼續和俄軍展開了火拼。我轉頭就快步衝上了樓，可當我奔上二樓，就發現有一個被套住頭的人和一個沒見過的箱子。我把他的頭套摘下，一眼就認出他是我們在遠處觀察時看到的那個跪在地上的人，是一名軍官。他一看到我，以為我是俄軍的人，就用頭錘想撞我的臉。嗯，他太激動了，所以我就一槍托幫助他「清醒」一下。等他仔細看清，就激動地喊：「你你你是友軍嗎？太好了趕快把我搞出這個鬼地方。剛剛一堆俄佬想把我幹死。」然後他就哭出來了，我趕緊把他扶起來：「你怎麼會被抓到？後面完全不知道這裡被攻佔了！」他擦了擦眼淚然後用顫抖的語氣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就突然有一群特種兵出現在營區內，除了有價值的情報來源，其他人都被殺掉了。」接著他突然說不出話來，我有點不耐煩了，因為在這裡待越久越危險，而他也看得出來，趕緊繼續說道。

「還有.....他們帶了生物武器來，打算在這一區引爆他，然後栽贓到我們頭上，但是他們來了那麼多化學車，但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消息或反應，很明顯的.....」他吞了吞口水。

「有內鬼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我整個愣住了，幾秒後槍聲又把我嚇醒，我趕緊檢查桌上那個沒見過的箱子，整體就是一個合金做的提箱，外觀上貼了很多標示，上面碩大的字寫著「理想國」，「危險生物試劑」，稍微打開，裡面是一罐又一罐顏色怪異的東西。

正當我還想檢查的時候，一顆手榴彈在樓下炸了開來，撼動整棟建築。萊爾在樓下大喊：「你好了沒？我快沒子彈了，還有一發子彈打在我肩膀！」真的沒時間了，我提起箱子抓著那個軍官就跑，到了一樓，我趕緊跟萊爾換手，我

提供火力掩護好讓萊爾可以帶著他先跑。可怎感覺人越打越多，才剛剛有這個想法，一個俄式重甲兵就扛著 PKM 對我的位置進行輸出，每分鐘 650 發的火力直接把我躲的牆給拆了，眼看我的彈夾也只剩下兩個，全部打光也打不透他的雙層防彈衣，我反手扔出一顆 RDG-2 煙霧彈後，就連打帶跑地進行撤離。再跑回車上，一路上，幾乎沒有敵軍阻擊，萊爾也成功地帶了那名軍官回到車上，然後驅車駛離。

在為萊爾進行包紮後，我們都鬆了一口氣，「看來你收穫不小啊？」

我笑笑著說：「是阿，除了一箱寶貝，還有這個傢伙。」我和萊爾都看向了後座的那名軍官，他看起來還是心有餘悸，「只是他的心理素質不太 OK。」我接續說道。

「看起來是這樣沒錯。阿那個箱子又是甚麼？」萊爾這麼一問，我才想起來我還沒檢查完，正當我要打開時，一顆導彈打在我們車旁邊，發出了「轟隆」巨響，整台車都被晃得差點翻了過去。

萊爾趕緊把方向盤打正，「甚麼鬼東西？」我探出車窗一看，不得了，是 Mi-35 直升機，掛滿 9M120 反戰車飛彈，還配備一架 GSh-23 機炮。只要被打中，我們肯定整車完蛋，我把撿到的防彈衣丟給那名軍官，然後就拿起步槍開始反擊，它又發射了一枚導彈，萊爾一個急彎躲掉了它，但是在這樣晃的情況下我根本打不中。

「該死！」我回到了車內，思考著要如何反擊，接著又是一枚導彈，整台車晃得像快散架，這使我突然想到了在置物箱中的 RPG7，「就是這個！」我把它扛了出來，「在躲掉下一顆後，馬上直行，不要轉！」

就在一發飛彈又被躲掉後，我馬上探出車窗，屏氣凝神，只聽得到自己的心跳聲，也因為他們沒料到我們有反器材武器所以採直線追擊，我的準心馬上就對上它的駕駛艙。「R-P-G！」在我大喊之後，扣下了扳機，雖然彈道有所偏差，但火箭彈仍擊中了它的側邊，這架 Mi-35 就像失去了羽毛的麻雀，只能邊打轉邊墜落地面。

回到營區，指揮官看到我們回來先是露出了驚訝的表情，隨後又隱藏起來。我走上去就是質問：「長官，為甚麼你給我們的情報沒有提及波克羅夫斯克已經被攻佔了？」他聽到後也不耐煩地回答：「我們 UAV 和衛星回傳的資料太慢了，再加上也沒人跑來跟我們說。」呵呵，真好笑的理由，但我也懶得更它爭辯，於是就叫萊爾把那個軍官帶了上來。指揮官看到他後的表情更豐富了。先是有點被嚇到，還抖了一下，但也同樣地很快恢復鎮靜。「做得好，士兵們。現在你們可以去休息了，把物資補一補。」然後就把那名軍官帶進了它的指揮所。

簡單梳洗後，天早已轉黑了。明天沒有任何任務，中央司令部也在收到消息後派遣了守軍前往。我躺在行軍床上，用戰術背包當枕頭，看著天花板發

呆。萊爾也走了進來，肩膀綑著幾圈繃帶，看起來無大礙。

「真可惜啊，守了一整年，好不容易耗掉三支俄軍的波克羅夫斯克還是被打下來了。」我緩緩地說。

「遲早的，那裏防守那麼久，也疲乏了。」萊爾也躺了下來，因為傷口仍微微作疼，他皺了皺眉頭。

「先睡吧。反正今天也不是我們值班，不好好補充體力的話明天那個神經病指揮官又要讓我們幹苦活了。」我閉上了眼睛。回想起今天發生的事，都覺得太奇怪了——從前線被滲透，被抓的軍官，神秘的生物試劑，還有不知打哪來的武裝直升機，還有反應奇怪的指揮官……

等等，指揮官？

他今天早上有叫空中支援，而稍晚我們卻遇到了俄軍的 Mi-35...它的平板上面寫的也的確是俄語...。再加上那名被俘虜的軍官說的，「有內鬼」。該不會我們指揮官.....就是他口中所說的內鬼？我很想現在就和萊爾一起去刺探，但是我也擔心是自己想太多，這樣也不太吉利。於是我打消了這念頭，決定好好休息。

隔天我一醒來，整個營區都很安靜，好像沒有人似的。

我感覺到不妙，趕緊把東西都背上，轉看向萊爾的床位，發現他也已經不見了。而昨天的那一箱試劑也不翼而飛。我走出營帳，真的都沒有人了，我走去指揮所，果然指揮官還在裡面，而且在通著電話。

「你們昨天在幹嘛？兩個人都處理不好，還被發現你們在搞甚麼鬼！蛤？叫我冷靜？要不是『騙子』幫你把「理想國」偷出來，現在你也不會在那裏跟我講電話了！好好好好好，不准解釋，接下來的突襲不准再失敗，不然軍法會議見！」在他掛掉電話的那一瞬間，我衝了進去拿槍指著他「你到底是誰？」我瞪著他。

而他也用一副不耐煩的表情看著我，「該死，那傢伙甚麼都拿了，就是忘記拿掉你的裝備.....。」

「回答我！」我大聲怒吼，同時把我的槍給上膛，他用輕挑的口吻說：「你知道我是間諜又能怎樣？殺了我嗎？這也改變不了偉大俄羅斯要統一烏克蘭的事實。」他緩緩走向我，我有點不知所措。他抓起我的槍口對著他的胸口：「來啊，打阿，你打死我後這一片大地也會被生物武器汙染，你也難逃死劫。」媽的，我老早就想打死他了，但是我卻扣不下板機。「看，你們都是懦弱的，愚笨的，只會聽命行事，活在謊言下都不知道。」正當我不知所措的那一刻，一顆子彈伴隨著巨響打穿他的腦袋，他倒在了桌子上，用盡最後的力氣說道：「呵呵...果然沒有價值的東西最後都會被銷毀。」然後他就在血泊中沒有了動靜，我趕緊離開窗戶旁，躲在門柱旁邊。

這時，我後面突然傳出了聲音：「你說得太多了。」

而那個熟悉的聲音，正是萊爾的聲音。我轉過頭，發現他穿的不是烏軍的制服，而是換上了俄式的軍裝，手裡提著那一箱試劑。

「你在做甚麼！萊爾？其他士兵呢？」

他微笑了一下：「走了。」他突然拿出 PB 消音手槍，「他們都走了。」

我還來不及反應，一發 9 毫米子彈就打在了我的左手，同時他也衝過來把我一拳撂倒。

「你.....為甚麼？」我手摀著傷口，盡量不讓血溢出。

「你應該最懂了吧？利益阿，我本來就是為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特種作戰部隊效命的間諜。你果然真的很笨。」

「你為了情報，殺了那麼多的自己人，你.....」還沒等我講完，他一腳踩上我的傷口，強烈的痛感擴散到整個上半身，「嗚！」我叫了出來，我從沒想過他這竹竿般的身材能有如此力量。

「痛吧？有時候為了大局，小局的痛就像是蚊子叮一樣，根本無須在意。」他拉動槍機。

「死後再來好好反省吧！」在這生死關頭，我想起了他肩上的傷口，「那你肯定忍得了這股痛！」我撿起石頭就往那邊扔去，正好砸中他，這使他退了開來，我也趁勢搶走他的手槍和試劑。

就在我要開車落跑的時候，他抓了我的腿，「你果然...還是學不到...教訓！」萊爾對著我大吼。我和他扭打在一起，我手中的手槍一直瞄不到他，於是他的舊傷又成了我的目標。只可惜被發現了，他一頭撞向我，我手不小心一鬆，PB 消音手槍就飛了出去。他立刻用手肘敲我的傷口，趁機撲去撿槍，我也趕緊掏出我的制式馬卡洛夫手槍。

就在我們站起來的那一瞬間，我們的槍口都對著對方。時間也在這一瞬間凝結了。我們誰也不敢鬆懈，對方的生命就在彼此手中的那把槍上。

他率先扣下扳機，但子彈並沒有擊發出來。他一臉難以置信的樣子，其實早在剛剛拋槍時，我就已經順勢卸掉彈夾，退掉子彈。現在他的性命就像砧板上的肉，任我宰割。

他嘆了口氣，把槍給丟了，「看來.....我們都只是注定死於互相欺騙的小丑阿。」隨後，我就對著他的胸口開了槍，結束他的生命。槍聲在空地迴盪，我獨自站在他屍體旁邊，「這裡只有你會死。」我收起了手槍，正當我轉頭看向掉在地上的試劑，才發現他早已被萊爾啟動了倒計時。我趕緊按下上面的開關，試著阻止他的釋放——然而太遲了，隨著計時結束，整個箱子炸開來，怪異的氣體瞬間擴散整個營區。

我被爆炸的衝擊震到牆邊，想站起來卻站不起來，視線逐漸被血絲所侵蝕，理智也變得混亂起來。

一片箱子的碎片飛到了我前面，「試劑: JGI-2000 BSL-4 альфа 型，別名『理想國』，旨在消除人類負面行為，包含掠奪，欺騙，和懶惰等等，由俄羅斯 VECTOR 收購後量產.....副作用強大，成功率仍未知，致死率高.....」用最後一絲

力量讀到這裡，我撐不住了，血液不斷從身體各處滲出，「該死的...俄羅斯...」隨著話音落下，視線被血絲完全侵蝕，嘴中不斷湧出瘀血.....，我閉上雙眼，再也沒辦法保持清醒。

沒人知道的是，在那段文字下，有著被撕掉的標籤痕跡：

「.....於 2000 年由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基因組研究所研發.....」

真相是，你的一生都只是個謊言。

註：本作提到相關人事物，皆與事實無關，如有雷同，純屬巧合。

(字數:7091 字)